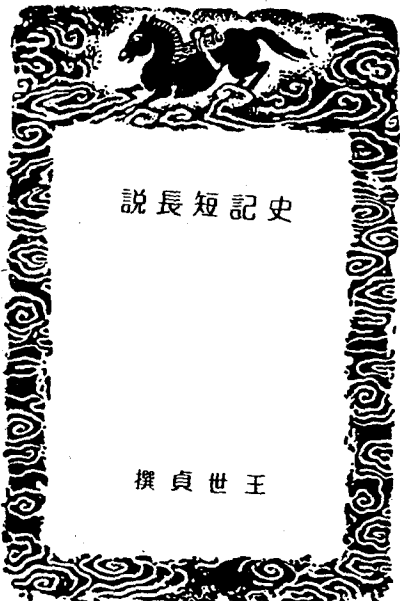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新編 第一一册目錄

史地類



先漢碑史	明 王世貞撰	海山	一
史記短長說二卷	清 方苞撰	史學	一二
先漢史補	清 方苞撰	史學	一二
史記注補正一卷	清 方苞撰	史學	一二
先漢史考	清 方苞撰	史學	一二
古今考一卷附提要	宋 魏了翁撰	寶顏	二五
史漢駢枝一卷	清 成孺撰	史學	三二
先漢史評	清 成孺撰	史學	三二
讀史漫筆一卷附提要	明 陳懿典著	學海	三五
漢編年	明 陳懿典著	學海	三五
西漢年紀三十卷	宋 王益之撰	金華	三八
漢別史	宋 王益之撰	金華	三八
東觀漢記二十四卷附提要	漢 班固等撰	聚珍	一六三
續後漢書四十二卷附義例、音義四卷附提要	宋 蕭常撰	宜稼	二二六
續後漢書札記一卷	清 郁松年撰	宜稼	三三一
續後漢書九十卷	元 郝經撰	宜稼	三四七



史記短長說

撰 貞世王

史記短長說集

先漢泉公輯史記評抄於司馬氏之學博綜條貫惟恐
闕遺卷首錄短長說一冊後釋泉稱泉二公更廣蒐羣
輯集其大成為評林一書王余洲所謂發簡而瞭然者
指掌又林然若列瓊寶於肆者也茅鹿門云讀其書有
如湘靈鼓瑟於秋江之上曲終而人不見者徐龍灣以
三公不錄其評為恨蓋心服之矣書刊於萬曆甲戌至
丙子始竣卷首仍錄是編板入漫漶而後之翻刻者多
缺之故為世所罕觀嘉慶丙子余主講東林郭晴川學

史記短長說集

海山館叢書

博以是編見示言其舅氏唐永溪先生所授也其文雖
與國策史記有異同然多奇氣足資博覽奔洲疑為臆
國逸策又疑為文景之世好奇之士所假托者卒未有
定論也余觀東泉子之教荆卿建侯之飾西陪事諸
而識趙謀諸而論達皆戰國策士之習漢以下不能仿
為之則其為戰國逸策而漢士增益其說無疑也余獨
異評林之成在萬曆丙子冰溪之授學博在乾隆丙子
今復以丙子歲校刊之則一編之顯晦亦有數存焉者
加嘉慶二十一年丙子八月與興凌鳴嗜覺甫氏識於

史記短長說

東林講舍

史記短長說集

海山館叢書

史記短長說卷上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訂正

王世貞曰耕於齊之野者地墾得大築竹冊一表曰
短長其文無足取其事則時與史抵牾云按劉向
敘戰國策一名國事一名短長一名長書一名修書
所謂短長者豈戰國逸策歟然多叢泰及漢初事意
亦文景之世好奇之士假托以撰者余怪其往往稱
竊項薄交德誕而不理至謂四皓為楚成後偽傳淮
陰侯毋反狀乃庶幾矣因錄之以佐裨官一冊凡四

十則

史記短長說卷上

海山館叢書

邯鄲之難楚取魏離濊之間以自益也江乙為魏說楚
威王曰臣不佞少習楚事竊以為先靈王之賢甚於
先莊王也楚王作色曰先莊王雄楚者也九戰而九
勝以盟諸侯尤列五霸聲施到今靈王少負不諱罪
為章華臺而輿內叛之天下不哀容胡諄也曰主臣
莊王之有計於宋也環城芻牧者以百里禁室反耕
宋人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王救之盟而弗有也計
鄆亡其君肉袒牽羊以迎而王救之盟而弗有也計
陳以夏徵舒悞鄉取一人而又有也拾遺足錄不
庭汲汲乎亡燕息之間或車馬驚地不加益以空名
為政於天下者莊王也靈王滅陳滅蔡城不毀躡朱
方兵力所及亡不有也方城外之師與方城內應而
王暴殄也以實利媒禍於天下者靈王也今魏聞趙
之請救而王弗與也潛師乘魏虛而取雕藏之間是
靈王之武也臣竊以王殆賢靈王楚王曰微夫子之
言始哉請得四雕藏而媾於魏

陳幹謂楚王曰臣欲益王之地而王欲害也臣欲強王

史記短長說卷上

之兵而王欲削也欲收六國而宗楚而王欲安也欲
抗楚以抑秦而王欲卑也夫別與削與與卑度非王
欲也然而以意得之得之王之禮張儀而內寵鄭袖
也

謂魏惠王曰酒有醜王食之手曰否前郎中貌美而腸
強以備官監乎曰惡是何言也然則酒之惡醜也為
毒也官監之惡前郎中也為其釣淫也張儀之毒也
甚於醜而其釣淫也甚於前郎中王乃委國而事之
何也

楚項襄王御於滌而樂也釅羣臣而命之監曰醉適解
容有來謁者曰請須臾曰毋問遂酒之故問客何業
曰臣不肖少賈而中棄之晚乃業儒見魯儒與吳買
爭也魯儒曰親重身吳買曰否身重親魯儒曰吾聞
之夫子矣父母之體不共戴天共以身也曰以直報
怨吳買曰吾先君閭閻之有構李役也王夫差因以
夕枕薪盡茹膽而令於庭曰夫差爾忘越王之殺爾
父子曰不敢積甲而訓之以伐越樓越勾踐於會稽
之臺而弗誅也為其稱臣也王句踐因以夕枕薪盡
茹膽而令於庭曰句踐而忘會稽之恥乎曰不敢積
甲而訓之以伐吳樓吳夫差於姑蘇之臺而弗赦也
夫差報親而赦也句踐報身而弗赦也然則身重親
臣未有以折也臣今者過王之國都而知其驕謬也
夫函關之留郢郢之舉王殆以為齊辭也置之均已
王面赤趣罷獵

辛八子使其豎謂張儀曰妾之有憾於樞君所悉也惟
暉日夜不忘嚮臨稷異日安能頹首而事之今樞幸
在遠可圖也妾欲行申生之肝而思大臣之以遠證

也惟君善謀之請以黃金千鎰為壽儀曰諾他日見
昭襄王王曰樞之治蜀也庶幾理哉日然曰樞先生
之習於蜀也吾欲開其西南之地以勁楚後可乎曰
不易也其西南為難施鬼方其人若猿猴若蠶又若
假而又最善毒粟黍之液淫於刃血濡縷立死其食
人有咽而死者有周月而死者有周歲而死者有三
歲而死者炮之食有即而敗者有十日敗者有除月
不敗者為蠶百狀與亂變搆是不可滅而致也王曰
先生何以得之曰得之蜀買之往來能以其物買者

也居廣餘而蜀侯樞以山川之壯來致倭王將嘗之
八子曰是遠德也試而後嘗之以啖小臣小臣即斃
昭襄王怒而欲誅之穰侯曰甲生可鑒也蜀之程五
於曲沃矣居再旬而毒不敗肉者鮮王益怒曰蜀毒
不敗肉也夫申生宛憚獨不寬使司馬錯賜之劍蜀
侯樞與其夫人皆自裁而誅其郎中令嬰等二十七
人

尉文君謂趙王曰夫從人者意不欲天下之精為從也
衡人者意不欲天下之精為衡也夫天下之精為從
也無間而起其說於從者精為衡也無間而起其說
於衡者從衡錯而傾邪之士得執而操其權故夫利
與害逝而害留王也且夫一辯客之任足以食百職
士而有餘王請一切謝客可也

毛公為信陵君說魏王曰家任長然乎王曰然則臣
之鄉有火於鄰者爰焚燼焉折柴脂勢必連及其長
方醉臥不起其弟不得請而從家眾澗水柯斧而救
之可乎曰可然則秦虎狼也且夕且舉趙趙舉而包
魏於膏肓之間必不已也秦甲西下魏道南陽封豕

因夏水決榮宿胥之口而灌大梁東萊郢都之甲度
白馬而與師會大王雖欲身然託吏民之上一日得
乎信陵君以王醉之未醒乘見卒力戰破秦師而存
趙以存魏也大王乃厭社稷而怨之乎王曰寡人非
敢怨信陵君也不忍於死者鄰耳毛公曰晉鄙將將
也將大王十萬之眾於境日費國千金而不恤也魏
社稷之殆淪而次且不進也毋乃以魏為貸乎信陵
君知誅貨魏者耳不知為大王將也王謝曰請徐厚
之次日薛公見王曰客何來曰邯鄲見信陵君乎曰
信陵君日夜悲啼思大王內責咎外畏誅未敢東歸
也信陵君之客三千人人扼腕髮立以大王薄介弟
而輕社稷功思以勁血汚屬軍之輪巨其一也且以
大王之兵符在臥內而客取之若承蜩王謝曰故曰
客迎信陵君

趙有樓煩之地瘠縣入秦秦欲得之趙弗應也秦王使
使以好請而以兵驚之趙王謀於公子勝曰若何公
子勝曰消之富人有所者人得其屍富人請贖之其
人需金甚多富人思問鄧析曰安之此必無他賈矣
得屍者思之以告鄧析曰安之必無他賈矣今秦無他
賈而王無他賈也秦不善策而以急來王毋拒也緩
之而後要之而不失利也

孟嘗君之為燕謀齊也燕師助騎破七十二城復去
燕而為齊於是襄王相安平君而善師焉孟嘗君方
食客失箸不知所擇馮煖起而問曰主君殆有憂色
乎孟嘗君曰微夫子言之固有所請也日者吾不能事
宗國顛越於位又不能備御圍之役以為都邑憂其
能免於禍人之罰乎事秦秦吾懼也不可以再辱楚

趙吾與也事之吾不忍於先君之邑而棄之又棄客也馮煖曰君何患焉吾請為君三東其客而薛席於臨淄之社而毋恐吾客一往而齊不敢西南其車騎客再往而齊七命之使驪薛三往而齊請固盟乃屬其客勝管陽為得罪於孟嘗君者而齊事安平君之舍人以間謂安平君曰薛公不可救也夫奔鬻我前王之托而以齊市燕公又中立弗臣也一世縱敵數世之害也請以歸燕之勁而剪之安平君曰謹受教因相與規兵食勝管曰夫子之所守即墨若干切

史記短長說卷上

七

曰四何而不及者八之一其下豐如之上不及者三之一曰薛靖郭君之所築也加尋矣守士幾何曰燧餘也不及萬人曰薛公之所鳩者六萬家家壯男子二而皆荆楚國士也客三千人其半劍伎客也兵法十圍而五攻今二之為兵三十六萬而可曰楚魏之來救若何曰請以白璧十雙金千鎰分而媾於二廷更請以十萬金共救道安平君不憚曰子策之善今令吾舉國而從事薛而猶不足也請緩之故曰客一往而齊不敢西南其車騎也久之馮煖乃使以二乘為秦裝也者而開行至薛曰秦王敬使其大夫某布之執事不殺欲留君以固秦之社稷而君弗察也雖然不殺不敢以怨也君誠有意乎稷侯出舍以待君之臨薛公謝而去之而泄之安平君君是有頃則使以十乘為趙裝者而至薛曰趙王敬使其大夫某布之執事曰君若去趙相寡人心怍怍焉恐辱其社稷以為先王憂君幸不猜志齊取虛介弟之位與邑以待薛公謝而去之而泄之安平君君居有頃則又以一乘為楚裝者夜請薛而內之與薛公室而語弗泄也乃

史記短長說

卷上

七

使容董之繁善若以竊得罪者奔而事安平君以聞謂曰君知楚使之乘夜入薛乎曰知之知楚語乎曰不知也董之繁善曰吾得之其內侍者楚王使為薛公曰淖齒之與其兵不反也吾不敢以恨其嗣王雖然請因君而利焉吾欲納甲十萬於薛因于之吏士與齊故臣嚮而吾以四十萬繼之如其克也盡淄維之東奄姑攝以為君封域也不然吾得薛為外疆以界齊江漢之滄惟其腹都五倍薛而爾君何如曰口口薛公謝曰未敢以市我先王如其不獲成也

而劉之安平君嬰然起見齊王曰薛不易下也而其地楚魏之甘也孟嘗君又謂王之所急也王請得而附之齊王乃使大夫貂勃以七命侯之車服聘於孟嘗君曰伯父先王之所師事也孤不敢以臣惟是五世之昭伯父共之孤不敢外也不腆車服太公之所拜賜於成周者也敢請為伯仲之邦以世世夾輔齊故曰客再往而齊七命之使馳薛也孟嘗君率薛之吏民而拜賜報聘者行矣乃屬故狗盜之客往而亡何安平君真和印兵符於以內而且失之懸賞百戶

以購孟嘗君使敬奉安平君曰有賈於市而得者以獻為其類於君也不敢私謹以贖下執事安平君大恐而厚禮孟嘗君使曰為我謝孟嘗君單之首領實在于君所單死而已不死而不左右齊之宗社以奉事君者有如日君無恙而所不得志於單者有如日故曰客三往而齊請固盟也

武安君抗趙降卒四十萬人於長平趙大震選秦王為王車而御之既罷燕舍人錯曰趙不復下矣而武安君且死武安君所謂巧戰而拙勝夫以趙之存者

其養老哭子弟其孤少哭父兄厲白刃馮煖城而以故告諸侯曰秦為無道竊食六王趙舉勢必及韓魏南收楚北歸燕而東割齊諸侯之吏士關亦死降亦死等死關什伍乎而秦之彊兵傷過半天下之為趙者五以五倍之眾協人自救之謀而佐必死之趙當半殘之秦此猶之乎劍石也劍雖利不缺則折武安君計不勝必不行行秦王不怒而師辱不行師不辱而秦王怒臣故曰長平之役武安君為趙坑四十萬人又為四十萬人自坑以謝也

史記短長說卷上

七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秦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聞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可伐鞠武曰淺矣昌國君之言夫謂趙不可伐者魏在趙者也謂燕不勝趙者魏在燕者也胡以不魏秦夫燕之所以緩中秦禍者趙為之屏也夫燕收趙而不勝趙燕且為趙舉是趙失之秦而取價燕也燕收趙即勝之是齊趙而連秦也禍且鄰我即勝趙而舉之得齊國而欲其屏亦鄰禍也且天下之能禍燕者秦也趙弗與也其稍足以支秦者齊楚之外即趙也燕弗與也楚失鄆郭而東徙弗能軍矣齊中我濟西之役而南復國其氣弗振矣趙又喪四十五萬於長平是三國者茅靡焉燕且夕之為秦是憂而何有趙也燕王益怒不聽遂以有郤伐之敗

穰侯免相因就封陶出關關吏問其車轡重千有餘乘問之昭王王按劍而怒曰吾王四十年不為王而為

魏侯穰侯相三十年不為秦而為魏也籍太后得晉
何進乎必得而室之武安君恐使其終說曰大王亦
知五霸之所以逐否乎曰不知也齊桓晉文霸而遂
宋襄霸而否者非桓文之獨工而宋襄之獨拙也其
行非謀算等耳齊晉強而宋弱也齊晉之所以強者
何也齊之所以強非始桓而勁也齊晉之世東盡竭
夷而邑之西畧濟上之十二諸侯而舉其半晉亦非
始文而勁也獻公為之滅虞滅虢滅魏滅滅滅東山
之狄以大啟曲沃而後文公圖之宋襄之地不加關

於微封而兵不益於股遺也然則為晉獻齊襄之
所遺者難而為桓文因者易也今大王信客卿以越
韓魏而攻齊為穰侯罪夫穰侯之所罪者一耳大王
一憂魏則穰侯為大王拔河內城大小六十走芒卯
穰侯為入北宅圍大梁立責其河東地方四百里連
拔三縣再憂韓魏則穰侯為舉武安君將而圍首二
十四萬擒公孫喜三憂韓魏趙則穰侯為殲其泉華
陽下齒首十萬取卷秦陽長社觀津以東臨齊而齊
服其最憂楚則穰侯之所舉武安君輕兵而拔鄆鄆

史記短長說卷上

三海山館叢書

明年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舉宛葉楚不能軍而
竄陳以不振穰侯相而大楚韓魏各割其半以肥秦
秦之所為秦者三而後客卿得入策也夫客卿之所
為私者曰遠交而近攻而其在魏何不令魏近攻秦
而其為齊謀何不令近攻楚趙而遠交秦也故夫穰
侯之所為者難也且夫秦入楚楚之珍寶齒革悉
以富咸陽而穰侯拾其溢也秦王色沮久之曰吾非
為穰侯失策也為秦之有穰侯而無寡人也客曰惟
然有之二之賂嚴君疾用事惠后內主而庶長壯

方報時有王而無穰侯王得穰侯王乎何以至今日
哉王曰客休矣善方思之穰侯乃得良死

信陵君既使歸魏魏王與之相持而泣以上將軍印
授之信陵君後使使五國趙王曰邯鄲之閉實魏解
也且其將者又信陵君雖廢之餘不敢不悉發諸
尉文君以八萬人往復之楚王曰魏將信陵君矣微
魏不虞亡楚亦不虞亡也謂秦申君俾都尉英以十
萬往其韓王燕王曰魏國五倍也不救魏魏必亡魏
亡而吾亦隨之且又信陵君將各以五萬人往至魏

史記短長說卷上

三海山館叢書

郊廣有日矣公子遂魏之武士奮擊四而一之得十
萬人眾喜曰吾聞王嘗之恃秦眾也蓋三十萬今吾
加其四之一而居守者弗與也勝有日矣宋亥曰不
然公子不視夫羣鹿之於虎乎使鹿各逞其技以與
虎觸未有不飽虎者也羣鹿併力而負隅以其角勁
外而尻內擊虎未有不靡者也夫秦猶虎也五國五
鹿也羣者鹿猶各逞技焉敢望勝乎信陵君曰謹交
教乃身請於四國帥曰唯上國之師我社稷而以師
來也雖然莫適為長進退之節孰為之金鼓也利執
行發不利執行敏也請得一人而事之諸帥曰魏師
主也而公子上將也敢不惟命之聽公子乃徧拜以
謝為壇而令之斯一將之後斯者與趙一都尉之亂
行者曰與秦扞而燕以燕師督之伴退以亂其整魏
趙合而盡其良以堅富之楚輕兵為十覆以待戰
而四國之韓以韓子巨督長戰斷其後咸如公子教
遂大破王黻仰之於西河之內是時天下稱明兵法
者無如公子雖秦人亦曰自吾下山東未有如魏公
子勁者也公子在吾何以得志乃進問

史記短長說卷上

三海山館叢書

魏哀王謂公子無忌曰甚哉寡人之不欲事秦也然而
無可以與秦勁者公子無忌曰昔者未有魏而晉師
之西而格河之外也十九勝焉秦人恐而退口慎為
或不致比數於諸侯晉恆以為權於天下有魏而秦
師之東而格河之內也彼十九勝焉君王恐而退自
恥為藩不致比數於諸侯秦恆以為權於天下晉一
而霸三而弱君王能復求晉後約韓魏而臣之乎可
以西却秦南為政於齊楚魏王曰惡是何言也君晉
而身事之也則不若君秦而名事之無忌曰臣固知

其不可也為從之不同也君亟斷河內毋使峭函游
士之軼入境而媯韓趙是一完晉也車馳金馬馳壁
而南托於楚是益一晉也車馳金馬馳壁而東托於
齊燕是又益一晉也三分晉而抗秦猶庶支三益晉
而秦不立絀哉從衡之利害割也請燭照然先王之
君臣不察朝蘇氏而夕張儀至於此極也臣竊怪以
君王問晚矣魏主曰善

文信侯且仰藥容周甲曰徐之請隱而窺秦王死未晚
也乃偃行見秦王曰臣東海之鄙人也海有龍魚服
游清豫且得之束以網罟旌柳鈎乎喉吻之間霜刃
垂飛於鱗鼎灼波湧王曰危哉賈師見而怒之脫
衣以質放乎清冷鼓鬚揚鬣倏忽變化雨澤四裔垂
領之珠報漁者乎報賈人乎王曰賈人哉客毋為隱
也賈人因是以袁刃錐龍之首而擬鱗龍則無異於
鱗者彼謀彼之謀吾為吾之為而已文信侯聞之
立仰藥死也

史記短長說卷上

三海山館叢書

秦王既以誅二周韓趙魏燕代其舍人之坐文信侯
者跳之楚楚王辟客賡見曰國且夕亡先生乃幸肯

臨之先生不以亡棄楚敢問秦王何如人也曰秦王
為人蜂目長準鸚鵡鵝聲少恩而虎狼心好以禮
下士金石賞罰其大夫何如曰其大夫則刻深悍精
而法於吏將帥疏猛好謀而毅士卒則習之矣無疲
數日固也數愈勁祖福赴敵左掩人首而肉之右挾
俘齒百厲百決楚王懼然曰秦其帝哉曰帝也等亡
耳曰子之言秦帝也而亡何居曰王不見夫田者為
狐狸處之暴也思豹牙而龜爪者逐之獵豹因是以
以齶斃人思又為後廢若駁逐之後廢駁因是以齶

史記短長說卷上

六 海山仙館藏書

斃人甚毒發矢巧中穿三尺之童得而備饑之諸國
龜豹也秦則後廢駁也且夫王之好以禮下士金石
賞罰也此欲得所為得之其蜂目長準鸚鵡鵝聲
少恩而虎狼心為安於君者而已哉其大夫佐其君
得所欲為得之能無從與君哉其士卒祖福赴敵左
掩人首而肉之右挾俘齒百厲百決此自欲得所為
得之為安於民者而已哉楚王悅曰然則前楚亡乎
曰非臣所任也臣猶之乎蚤肌以且寄息者非以春
秋寄息者也

荆卿為燕太子使將入關寒泉子見白虹之貫日也范
起曰此必有詐侯謀秦王者乎據崑謂之衝而候之
燕車四乘寒泉子視其使貌沈深叵測也其副悍目
哆口怒而面曰此骨勇者曰是為謀秦王者哉奈何
我肉虎狼之口而怨社稷也舍定間行往謁荆卿曰
奈何所經事曰做邑燕王之孽臣丹聞秦王有意齊
過之不勝恐懼以王之欲地饜首獻願世世稱北藩
築宮比於臣妾不誠秦王亦肯幸赦燕否寒泉子曰
此非虞野人所任也雖然試為子籌策之十一夫秦

史記短長說卷上

七 海山仙館藏書

豺國也其君臣日夜東顧而思食諸侯王十世矣今
業已吞二周揜三晉郡縣之兵且莫度易水太子為
欲地之足以飽秦王而誓首之足悅乎得燕欲地焉
往得太子誓首焉往為太子計者不過曰吾遣卿西
事秦秦王幸而見之以其間為曹沫所為反諸侯使
地大善則不可因而刺殺之秦內急王而外寬諸侯
以延呼吸之命此大非也幸而計遂為曹沫要盟而
許之釋盟而不食言此五霸之事也非所以語於反
覆秦也兵以速加燕計遂已殺王秦之易王也如反
掌而因兵如脫兔兵必速加燕計不遂而主語泄秦
王之誠然怒也兵又速加燕而社稷墟燕之子
孫之無噍類也投秦以名而快其忿鈞其毒其吻
荆卿踞曰不敢先生幸終教軻曰毋也子行而獻欲
地誓首秦王必暫悅悅而子說之以寬燕而伐桀楚
必從秦兵發子馳而歸報太子以重金賈賈使悉
國兵尾其後約楚而夾擊之以重金賈賈匈奴悉胡
騎繇五原躡其西北以重金賈賈三言之亡臣大夫
而悉燕兵數十萬壓之必羣起而響應夫秦重兵擊

史記短長說卷上

九 海山仙館藏書

於外而內空虛四得不連驟發於不虞之燕其亡秦
必矣子為盜俠而貨燕之社稷何所非死乎荆卿拜
而請曰先生之言金石也請毋泄也既別謂秦舞陽
曰吾非不知彼之謀以曠日持久則不能也吾以劫
許太子而倍之是吾愛身也怯也吾且行矣

周鼎入於泗秦皇帝制詔警游者萬人泗求之不獲盡
斫死獲之以千金若萬戶邑賞容有見者曰臣固能
獲之臣少嘗見之錯彩如鏡而色飛九州之山川民
物都會怪瑋具焉皇帝曰善如布式曰獲之請銷而

史記短長說卷上

十 海山仙館藏書

器之皇帝曰惡為其鼎周也如秦則折鈞之味足矣
容再拜曰主臣陛下之欲得鼎也而不忍壞也昔者
得周之故王胡不以奉而廢之夫陛下易火德而水
易王而稱皇帝金人傀儡萬世師秦唯唯是周令天
下有以窺見其餘夫三川之陽豈少為文武昭穆者
哉秦皇帝曰敬罷客吾不復問獲鼎

史記短長說卷上

九 海山仙館藏書

而斯存焉高謝曰始皇乳虎也弗敢擾且吾何得之
丞相姑待之居無何烏倮以虜之駃騠百足乘馳十
雙獻而始皇封之戎王之歐脫使比列侯以朝趙高
乃通於丞相去疾斯之舍人曰上夕者按圖而不悻
也曰衛蓋爾邑而尚稱君以亂我制丞相其謂何丞
相恐乃上言衛故姬姓侯也今天下邑而獨衛那令
若長而獨衛君弗當宜罷君為庶人邑其地始皇讀
而疑忽喙然息上柱曰丞相久不言衛而今言衛者
以我封倮也謂倮賈而我崇賂也下誓切責丞相丞
相久不言衛今胡言衛耶丞相豈以身有功當封耶
衛君世世為秦臣共職貢不乏宰若六王之挾王而
衛我其食封勿奪丞相以咎高高曰非誑也上諱非
其指且不私衛而私倮丞相乃悟竟始皇世不敢言
奪衛

盧生等將就坑博膺而歎曰天子余之無罪也余死將
詛諸孔子監者曰叱嗟生惡無罪主上既以焚孔子
言而召諸儒生乃倍孔子來見乎抑臣孔子乎倍而
來不義匪而事不忠夫仙藥之難就而仙材之不易

史記短長說卷上

三 海山仙館藏書

遇也而徐市等乃而相讓欺糜膏血而秦之又其以子弟殉大海諸儒生從與如決流退有後言死者而無知也矣所誣死者而有知也矣以見孔子虛生賢然雪涕曰死晚矣死晚矣乃就坑

客謂丞相斯曰相秦而有大功於天下者二人而應侯不與也曰何人也客曰商君文信侯也孝公之初結秦於西戎弗敢稱諸侯也商君相之明法審勢開阡陌平賦稅上首功別男女秦以富強天子致胙三晉賓服啟秦者商君也商於之邑十五城商而稱寡人矣然而車裂於澠池之市而民不思先王之困於趙也若釜豕然文信侯捐家而出之礎登之上又挾秘而起諸公子玉麟之符割而長有社稷今皇帝得托體焉啟秦有天下者文信侯也河南之邑十萬戶號仲父矣然而服毒於巴蜀之市而民不思何者功大而多食報也功大者厭於主多食報者厭於民應侯則不然躡屣而見王緩頰取相功不過行間益疆不得志於天下鄭郊而杜門蔡入而碎印沒齒之年猶飽應也今主君之功商君文信侯之功也主君之報

商君文信侯之報也竊懼秦之以主君三也齊君建餓於共松栢之間雍門司馬聞之曰夫非君也乃走見秦皇帝曰皇帝幸哀憐齊寬之使後五國又使得比於小國諸侯其亡臣敢以故主請也皇帝弗悅曰而主塞西界不通故令兵將誅之內於共若矣問也曰帝秦十世而誅三晉及楚數百戰大者伊闕丹陽藍田鄢郢長平華陽邯鄲大梁積屍骨百千萬秦民十二焉齊無是也齊世世受秦好不敢以尺寸之刃加秦之鳥獸陛下獨不幸赦故王使歸骨東海

乎敢以秦民之故微惠於陛下秦王按劍而叱曰御史出之母多言雍門司馬跳胡齊豪曰三晉與楚十世而讐秦數百戰大者伊闕丹陽藍田鄢郢長平華陽邯鄲大梁積屍骨百千萬諸侯十九焉今其存者皆其孤也齊無是也大王以齊民故世世受秦好臨淄之塗得以無草莽諸大夫厭梁肉獨不念松栢之間餓者齊豪曰嚮吾齊民也今秦黔首也有秦法在不果也雍門司馬仰天而歎曰悲夫大夫時平則君臣變則行路哉乃間行謁王建相抱而哭俱以餓死

史記短長說卷二
嬰當立為秦王家臣韓談見焉仰而賀因俯而弔也惟問何謂也曰始皇帝過聽廷尉言罷封建諸公子亡湯沐之奉夷於黔首二世加之過聽中車府令言十二公子修咸陽十公主死杜公子高雉經於墓盡先皇帝之遺毋得比黔首者今大王既以起賤離死拔主萬乘雖然大王為公子而不蹈非命十一也今不為公子而不蹈非命百一也夫以二世之嚴周慮若環衛若墮而咸陽令兵木末而刺之若縛雞况其下者乎子嬰大憂泣曰奈何子吾身也曰無傷也彼以重勝二世者以輕敗我者也於是遂定策稱病來丞相高而與子刺之

史記短長說卷上
晉馬孟鴻光校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訂正

楚項王晨謂諸大夫韓生見曰大王有意幸王關中關
中四塞地肥饒可都勿失也項王默未答亞父曰善
哉韓生言也秦以虎踞東面而晉極天下固萬世業
也沛公聞之驚曰殆矣夫項王虎狼也而據關中是
負嵎而伺內人也吾且內矣子房曰無恐也請得見
項伯乃夜見項伯曰舍人言大王乃肯王關中灑灑
之旁美田宅園圃百一之賈君擅用焉不佞亡臣之

史記短長說卷下

一海山仙館書

餘敢請其羨伯曰唯唯賴君之庇庶幾有之曰敢問
大王之所與將者師幾何曰四十萬人固也渡江而
北為楚者師幾何曰十萬有奇人之好去鄉者情乎
曰非情也新城之役秦師之就坑者幾何曰二十萬
人二十萬人之為父兄若子弟親戚者幾何曰不可
幾也亡慮百萬敢問大王之坑秦師也何故曰為武
信君乃起歎曰嗟夫君之不蚤計耳也今幸乃遇良
為武信君報也者則為秦師報也者其懷刃而欲刺
大王與君之腹專矣大王之卒四十萬人其從諸侯
王而國者三十萬人則王卒十萬人不好去鄉者十
之八則毋謂而留衛王者十之二矣夫以二萬之卒
而欲壓百萬之怨民使之日就就焉而計其隙即滿
塗之旁美田宅園圃以億計君安得長擅之乎夫使
烏獲酣殺十其仇衷短衣而環侍即母烏獲明矣項
伯曰善八言之項王曰客有稱新城之役者官其室
伴其人寢食其共備備焉項王曰亞父誣請之吾非
忘之也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者明日韓
生復流涕乃章韓生

史記短長說

二海山仙館書

亞父謂項王曰善勝敵者策敵者也不善勝敵者策於
敵者也甚矣大王之為漢也臣薦韓信而大王不用
已合漢用之矣臣薦陳平而大王不用已合漢用之
矣漢欲大王殺義帝以為大王罪大王殺之矣今者
又欲大王棄臣大王固先厭臣矣

亞父謂項王曰木蠹腐者淺蠹也蠹衷者全蠹也臣不
肖少嘗習於秦知秦之善因六國之間也始用應侯
策走信士日夜輦而之函谷之外以害腸諸侯王而
相之母事治事練卒務以東折符南營敵而北肆兵
而歸其於秦偃然而坐制天下之權十七秦猶以為
未也夫吳冠而越吟人得其自也有信信有疑信則
日夜擅黃金而走函谷之外以隙乘諸幸臣而誇之
而後天下之權十全制也諸侯王各賢其臣而不疑
自魏無忌天下之賢公子也收五弱挫強驚於滄淵
之外秦固晉鄰客而問之曰是陰王乎公子卒謝病
免角尉文君上黨之阨而未快志也又使蘭卿之舍
人問於平原君曰此夫易與且降矣獨畏馬服君子
耳馬服君子代尉文君而喪四十五萬人武遂之役

秦難李牧也則以郭開問曰牧為壽押七首行弒也
趙王信之而海亡燕王不欲誅太子丹以媾代嘉為
秦問曰秦欲得太子丹頭而飽無所事燕也丹頭獻
而兵朝度遼水之上矣五國兵而齊思亡欲從后勝
為之問曰齊謹秦秦不忍以尺刃東嚮也齊不備而
王建餓於松柏而後知后勝也是何秦之巧而六國
之拙也故用開難也因開易也雖然猶未盡易也自
夫英主鮮幸而問則破也若乃處骨肉之地當肺腑
之任休戚均焉而日暮為敵問如累者此全蠹也雖

史記短長說卷下

三海山仙館書

英主不得被矣

亞父既謝項王而歸彭城也邑邑刺刺唇燥吻涸注火
四上焚於大宅肉食鮮進數引漿勺中夜起坐務復
顛錯乃召卜師取龜躬以清水澡之以叩敬之祝之
曰玉靈夫子增雖耄老敢忘家國其敢以請則為楚
卜曰兵庶幾戢哉其兆首仰足開身作外體請則又
卜曰增病矣其得無殆乎其兆首上開內外交駭身
節折亞父慘然不悅曰卜師前卜師乃前曰下走
愚不敢以天請敢以人請也君侯之初從武信君也

史記短長說卷下

四海山仙館書

為策誰立亞父曰立懷王曰武信君之敗於雍王也
君侯奈何不先言之曰固言之而武信君懷弟聽也
然吾時在襄城曰君王之擅殺卿子冠軍也而胡弗
止也亞父曰何哉夫卿子冠軍以口將者也而又多
小心且師老矣秦克趙而強我聞克而餘必敗夫一
呼吸而存亡係焉非君王其誰能安楚卜師曰善君
王之坑秦降卒二十萬新安也而胡弗止也曰吾固
止之而君王方有恐也其秦卒怒且有謀夫六國
吏民剝項刳腹斷肢屠胃於秦人之手者十世矣而
今幸得復且以秦人之一謝趙人之二而猶未足也
蓋君王一言之而眾刃蝟發誰能已也以諸侯傳秦
二十萬而不可以秦傳諸侯十世而百倍之可吾未
之敢信也曰君王之誅子嬰而燒秦宮室也而胡弗
止也曰有之夫子嬰者秦公子也我楚之先懷王而
以詐死王負芻而以幽死君王之大夫燕與武信君
而皆以關死夫諸侯王之先降而全者誰也其各修
怨焉夫誰之能止都城之內外若朝宮者大而不可
訓其離宮則孰非諸侯王之故而恐存之夫是以弗

史記短長說卷下

五海山仙館書

止也曰君王之倍帝約而弗子漢秦也而胡弗止也
曰君王非倍約也以程功也當是時救河北難入關
易支秦之勁難乘秦之隙易藉令漢王與卿子借而
非也我君王之入關也我入關秦且折而楚漢王與
卿子敗敗而彭越之楚亦折而秦且漢王不待報
而楚有秦開關以封我是漢先倍約也非君王也曰
然則君王胡以不遂都關中曰以存約也示與漢兩
置之且君王綱絕之僕靡西人焉而皆楚卒也誰能
無楚思下者前賀曰卜之天而君侯左也卜之人天

且為石焉雖然漢帝江之役其真益乎抑有以受乎
君王其與聞乎抑弗聞也讀更下之心亞父不能答
夕疽發於背七日而亞父卒

漢王欲購楚以請太公不得客有侯生者感鵲騰學淚
目泥耳前仰後俯衣褶固謂者見曰臣請為王購楚
漢王叱曰而劍言之易也謀者長平若隨陸弗敢
任行而胡言之易也侯生曰王請太公耶弗請太公
耶請太公也而以輕絕天下士何也令臣必親見王
王必親取人則胡不以將張蒼而將韓信王曰善子

史記短長說卷下

六 海山仙館

先之富貴且共之侯生遂東見項王曰漢王之使陪
臣來謁媼未舉項王按劍疾聲若震寬曰季不欲得
父理欲得父而不以丞相何來令歷儒來謂乃公也
越鼎提烹之侯生曰臣始以為大王英雄也乃今知
大王非英雄也大王乃不如漢王項王曰何謂也曰
漢王誠欲得太公則遣丞相何來遣臣來是不欲得
太公也大王之王漢王也漢王如不聞也既王漢因
以王漢為大王罪曰負約而愚天下江之役漢王如
不聞也義帝死乃以死義帝為大王罪曰弑君而愚

天下鼎之間太公且就烹漢王如不聞也必太公死
乃以是為大王罪曰殺吾父弗義請與天下共報之
大王幸赦太公漢王語塞請和也漢之君臣相與謀
曰吾遣丞相何往齊金帛稱臣割地以求太公楚王
必喜而子太公子太公吾毋以為兵端也乃定使臣
烹臣與太公而後漢君臣之計中夫決謀之謂英立
斷之謂雄大王勇捨謀而不斷已食其禍而食敵以
實利也臣故曰大王非英雄也大王以直子漢則毋
若以曲子漢正告天下曰漢之土地甲兵寡人無所

史記短長說卷下

七 海山仙館

利焉漢王嘗與寡人約為兄弟吾不忍其父而歸之
以庶幾息肩元元漢王內逼親外逼名必不敢畔楚
而據禍於天下項王室劍欲勝曰快乎先生之言如
發矇也禮太公使侯生御而歸漢漢王大悅曰此辯
士所居傾國固封侯生平國君

西楚霸王使司馬奉書漢之諸王列侯大將護軍中尉
卒正人吏漢王劉季好回不道信詛葉父醜酒腥登
以干天伐惟我兩軍迫於充殘不以奸見敢布腹心
昔我武信君有討於薛季實助蓋盜而請啟行爰錫
虎賁五千驃將十人以為季紀綱之侯寡人逸持河
北退劉全師季得抵間以入嶠函之險蹈空解理兵
刃不血伊誰之故季遂營寡人以奸而距曉關義帝
一介之使逆聞不內寡人以為討實搖其尾寡人寬
之弗誅念厥功剪茅壓紐王有巴漢惟是故裔勞臣
瓜分天下寡人亡所利焉庶幾與諸侯王息肩季復
潛兵布謀以盜三秦強劫五國衷刃智德飭撫浮譖
汗蟻寡人黃鼓其下羸秦為毒屠割寰宇十世之痍
奮其武怒甘心於報新安之役雖寡人先之實諸侯

史記短長說卷下

八 海山仙館

王吏民意也秦鑿元元之膏以建阿房示萬世侈寡
人有憂焉六王之宮厥亦有孫子臣士瘠胸疾首鬱
為烈炎秦獲六王良者餓死敢忘子嬰之僂惟義帝
之暴終以侍衛不處為寡人罪君其問諸水濱抑聞
之季也出蜀而東窺關帝豈已大故而季又從諸田
畔王命以牽我於齊而入我彭城寡人不獲已迺有
泗水之役季不習於戰大棄其師寡人寬之弗追季
又跳劫老弱張兵威而窺我寡人不獲已迺有榮陽
之役季又不習於守大棄其師寡人寬之弗追季又
捨寡人同盟挾脇我與國離間我腹心為鬼為蜮為
孽為蠱寡人欲有肆焉為先武信君之故與諸侯王
大夫吏之不寧季幸且赦寡人夕攻關也盟季父而
歸之約曰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季踴躍稱報世
世臣妾季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后土實開斯言餘
腥在齒復謬聽一二檢壬稱兵固陵矢鏃未交烏噴
獸獸今者復誘齊王武王趙王梁相國以土地金帛
而謀楚曰得楚與天下共之諸侯王自視與季父孰
親佐漢而伐人國與活季父孰德季已滅寡人德葉
父不顧其何有於諸侯王也寡人甲雖傲足以一奮
諸侯王所習鉅鹿彭城事者斯季降請以關中事之
世世鄰好與天無極季能革心自悔竄遺故封寡人
亦無所恨

史記短長說卷下

九 海山仙館

彭王既封梁大置酒會客尾輒偃而前帛曰嗟夫大王
之以身托王也是殉王也何故曰大王之起鉅野一
役夫耳非六國素貴眾附而誓失職者也大王游師
於梁楚其附離漢若沉而若浮非有蕭曹金石之素
也大王之功獨有狗魏下昌邑絕楚糧道間給軍食

耳非有齊王信暴定之助也夫蕭曹之費不益侯而齊王之立非主上之意也大王安得莫然而稱孤哉且固陵之役漢以誅楚告而大王恐疑惆悵而不應也漢以勝楚相難賜以北至穀城王大王告而大王翩然來也是以梁而來也抑為漢而來也者漢焉得以純臣視大王也且夫天下不一而人易王也天下不一而王不易王也無智愚知之臣故曰殉王也大王盡謝梁而就侯之故封乎夫以一世王而身裂孰與百世侯而子孫不絕也彭王嘔哨不忍辭也後竟

有雒陽事

鍾離將軍辟漢亡之楚楚王信欲弗納鍾離將軍志且自剄也騎無詭謂曰請為將軍嘗之乃入拜賀曰大王行千金報漂母又謂畧惡少年而不誅且官之天下之士靡不南何馮軾而入楚以得奉大王布衣之間為幸大王之英風薄海外今者門有一鍾離將軍自言與大王有連也楚王曰鍾離將軍故有連也雖然垓下之決田王亦既辭梁王而之烏矣願鍾離將軍之事田王也曰德德者常也德譽者變也然而厚也魯德者薄也大王既以幸寬畧少年而不誅且官之而獨棄鍾離將軍是大王再用變而後居薄也臣竊為大王不取也且夫虞卿賢臣也急魏齊之禍相相印而與之間行亡命鍾離將軍怨不勝魏齊漢暴不勝秦而大王之賢遠過虞卿幸母以他卻也楚王曰固也鍾離將軍得罪漢而寡人漢臣也寡人眇眇之身不足以殉鍾離將軍不願見也曰大王成臣漢也別請毋虞臣漢夫什方侯之擊漢皇帝腐心而受之為其功大也漢皇帝必不忍以大王之臣鍾離將軍

軍掩大王功明矣且楚國雲夢之渚折蘆之交亦足以應鍾離將軍而無楚王曰請諸見之

漢之五年封英布為淮南王出而有驕色隨大夫請見不拜曰幸甚無恙今天下稱雄勇於六王者獨項王耳項王滅獨大王在漢之諸王楚王信最貴大王次之共諸南面而王者固皆雁行弗敢先也雖然大王之所稱功烈於天下者五耳初渡江拔武信君之弱而趨之以破秦秦驍騎軍一也以二萬人北撥邯鄲之說而為軍鋒冠二也坑秦卒二十萬以快諸侯三也取關道破函谷關以與大會兵四也又與衛山臨

江王為邯鄲之績五也夫是五功而皆在楚漢弗與也其一功為楚將漢者也其二功又豪傑之所履誅也夫王以九江歸漢漢且求見計弗能單圖陵之役在軍軍不能勝今往以一歸誠故而假然而當列城邑之封又以驕色御之臣恐漢幕之士自執圭而皆得持功籍而與大王差計也淮南王謝不敏曰孤之養有此口也大夫之賜也請以黃金百鎰白璧一雙為大夫壽隨大夫辭而去之曰吾以為淮南王功也

是王且代淮南王禍也吾弗致愛也

向皇后謂鄒侯曰相國來前討叛驛托君以老婦弱子胡始自遠也鄒侯免冠謝曰唯社稷之策與主上之寵命不有寧也吾三使使問軍中事而三不答也意者憂不在外歟夫淮陰侯履項之勁也而中廢意快快吾甚憂之其反也老婦請厲砥而為君先鄒侯曰臣聞之決難者虞其咽淮陰侯功臣也主上未有命誅之臣恐挑禍也且臣老不足任大事鄒侯趨出時陽侯見曰臣異日得侍后未見不色懼者

也今者乃不色懼也毋以臣委弱歟后曰否吾欲甘心淮陰侯相國不與也辟陽侯曰相國文吏易搖臣請徵之出見鄒侯曰下走不敢從百執事以見竊怪相國鮮食惡腹中若負隱德胡德也相國謝曰無有曰不佞得從夏家侍環衛之列唯是一二語與聞之日者皇后朝罷而歎曰老婦詩過言漢中之帥誰擅而拜者得無生語泄乎吾母子不食新矣鄒侯大恐色變入請死遂謀誅淮陰侯

京謀短長說卷下

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昌頓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備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願為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彼知漢適女必當以為關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昌頓在圍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聞外孫歟與大夫抗禮者我兵可無戰以漸臣也上曰善叔孫生進曰大漢方一宇宙超三五乃無故而飾愛女以為匈奴御得無貽笑後世哉夫匈奴豺狼也其父之不師而手摘之以死何有於婦父昌頓之有子也而見其大父之死於昌頓也則曰吾父且不武何以獨恐吾大父而弗恐外大父也不然而以十萬野入塞收日均而孫也吾何以無漢分地請得九州之偏若幽冀者焉收焉矣辭捍之上曰虞貪而好色故餌之叔孫生曰昌頓何人者也非為人餌者也不觀其初得志而以其所愛關氏子東胡而兵隨其後彼豈其迷昏昏哉而我乃用彼之餌人而餌之乎上不聽入官以語后后大啼泣曰妾唯一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乃歎曰嗚呼

之不欲棄女何如也晚矣則胡以深淮陰侯也

高皇帝謂羣臣曰吾少也賤嘗習於戰國而未竟也夫

三武安君執賢陸大夫曰武安君秦似賢夫武安君

秦不假尺箠寸兵一介之衛緩頰而鼓燕厲趙釋楚

摩齊膠韓魏而西脇秦天下之權舒縮三寸之舌佩

金者六此豪達之極操也十五年函谷不出兵而男

女獲老此慈惠之宏覆也臣故曰武安君秦賢舞陽

侯曰不然武安君起賢白起將而摧韓魏伊闕安邑

華陽陘城野王趙上黨楚鄆郢首虜百萬城大小二

百自出尤以還未有績烈若是偉著者也身死而秦

用其教以吞天下臣故曰武安君起賢季將軍曰因

易也反難也二武安無無因者起困勇也秦因怯也

以關中吏士之勇即非起將之勢不得不勝也以六

國之法即非秦誘之勢不得不合也武安君收賢也

夫武安君當衰季之趙厲殘傷之卒北摧虜西邊強

羸若拉朽然及弱而見強反負以要勝收存趙存收

亡趙亡臣故曰武安君收賢帝曰善夫季將軍之言

將矣

史記短長說卷下

三

建侯侯為太子留侯曰君故為主上時時秘謀今數欲

易太子太子不敢以望君君為言太子而主上不聽

也萬歲後太子不敢以望君留侯曰地疎而計親者

拙也位賤而圖貴者諱也且上數在困急中幸用臣

策今策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夫以疎賤幾葉之

人而處於骨肉之間百臣等何益建侯侯曰雖然

為我強計之曰此未易曰吾爭也願上有不能致者

天下四人東黃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四人者

老矣皆以為上媿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

上高此四人公能為太子致之乎為太子致之而見

之上必異而問之問之而事可大助也建侯侯曰善

言之高皇后使使者齎黃金百鎰白璧四雙安車四

乘以太子書繇南山而道被膏棘賂四皓曰寡人之

竊竊竊高誼久矣扁卒無燕閒之間不敢以身過

請故使家令布其區區夫四先生驚鴻鵠舉游於空

外糠粃萬乘草芥窮顯使海內傾響而慕聲且以秦

皇帝之強極六國王而不能以寸組被四先生以項

氏之暴血五諸侯而不能尺刃勝四先生寡人則何

敢言雖然寡人可以執鞭箠而共掃除之役無不為

也寡人竊有請也堯舜欲以天下辱其許故堯許弗

辱也出不能加治於唐虞而遲足增華於堯舜是故

其入箕淵益深也若師尚父之於文王則不然八十

而非熊九十而鷹揚百有二十而壘石於齊施於孫

子大表東海夫天下不以巢許故而廢師尚父四先

生有意肯幸願寡人寡人且夕事之如父師四先生

即不厭師尚父一沛其餘卷舒若雲又似游龍九有

被施萬代若新豈不快哉四皓委髮脫臥伴億不屬

曰老臣不足以辱太子使者庶無所之長安千里而

遙老臣固道路之遺骨也且焉敢以子先父也使者

三請不可乃返建侯侯曰若之何更見留侯曰子

為之號驚於市而曰鶴也其曰非鶴而謂之者十九

號山鷄於市曰鸞也其不即以為鸞而謂之者十不

一也夫鶴恆見而鸞不恆見也四皓之辟世人久矣

帝嚮者固高之特耳之耳建侯侯曰請受教闕使者

問狀貌所近而推得之舍人中老者為隱衣冠抵掌

而談南山甚悉及太子燕上置酒受留侯辭以從上

史記短長說卷下

六

怪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

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日何自從吾見游乎四人皆

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

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

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詩已

舉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曰我欲易之彼四

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其而主矣長安人

謂太子能屈四皓也

漢高帝誅淮南王還張飲沛懼甚已而酒見羣臣偃謂

曰吾孰與古帝王稱鄧侯曰堯舜帝不憚曰相國過

諛吾焉敢望堯舜哉鄧侯曰唯陛下過損以不如

堯舜即堯舜不如也夫堯唐侯也舜天子之介冑也

陛下起布衣無尺寸之籍其不如一也羸項之強難

為力攻百倍水焉堯禹治之九年而南舉陛下五

載而大定其不如二也唐虞之甸不千里而近今薄

海內外罔不臣妾其不如三也堯舉共工鯀黜堯而

債事陛下拔三傑而將相之勳若響應其不如四也

臣故曰陛下過損也非相國過諛也帝大悅曰雖然

請舍是而擬我鄧侯曰秦始皇帝怒拔劍而叱曰

至子吾提三尺誅無道秦童子知之始皇何人而辱

我鄧君再拜曰始皇聖之威也以不足辱陛下乎則

可然愚者任目親跡從耳程響陛下幸赦之請得舉

共似夫始皇稱皇帝陛下因之不改始皇斥郡縣湯

沐之奉大於王畿陛下因之不改始皇立丞相太尉

御史九卿陛下因之不改始皇築冀宮象天闕陛下

之未央崔嵬不改始皇為黃屋左纓子乘萬騎陛下

之旌旄鬱然不改始皇惡儒儒陛下亦惡儒始皇斥太

史記短長說卷下

六

子陛下亦數欲斥太子然而始皇不好酒陛下好酒始皇之誅韓趙灌魏趙斬燕滅楚囚齊兵不留行陛下血離水而跳樂陽始皇使蒙恬北逐胡築長城萬里之內無馬跡陛下之困白登七日不食卑賂以脫始皇下五嶺拓南粵陛下不能使尉佗解權而正襟始皇之世六王之裔胸息黔首陛下不能使臧荼陳布之母反始皇之世剪信終爛下而陛下不能使韓彭之毋族絲此言之陛下殆不如也帝默良久乃舉爵自罰曰敬以謝鄂君之規

史記短長說卷下

三海山仙館藏書

高帝崩曲逆侯呂嬃之讒也舍車而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曲逆侯固請得宿衛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曰傳教帝居久之曲逆侯為人長白皎麗時時與辟陽侯審食其並宿衛其美陰辟陽侯即辟陽侯亦自以弗如也而太后亦數目屬之勞賜餐備上尊相繼曲逆侯心恐乃使其舍人謁辟陽侯曰陳侯敬使使謁君侯敢布腹心陳侯雖幸蚤貴然外臣也豈敢以僭君侯惟是長信之目屬焉思一旦之失身以為君侯憂帝長矣無所事傳侯請得辭宿衛為外臣辟陽侯心然之耳且又多之也曰是能讓乃請問於太后曰曲逆侯何如臣也太后曰是忠臣也先帝信之而托肺腑今其傳人主也十日而不洗沐蚤起寢罷若忘其有家者辟陽侯起避席曰曲逆侯之為忠臣天下莫不聞然其美麗也少而有佚行於媵天下亦莫不聞今臣幸而得侍宿衛以親寢故無譏者以曲逆侯之萬一而波及臣也臣何所逃死太后不懌曰若貌曲逆侯耳吾何有也為出之雖然不可以不重乃拜安國侯右丞相而曲

史記短長說卷下

三海山仙館藏書

逆侯為左丞相

類陰侯為大將軍東擊齊齊哀王貽之書曰高帝提三尺劍誅暴秦有天下實賴君侯及三三大臣之力剖符定封以啟湯沐世世勿絕唯是庶邦兆民之供與君侯三三大臣共之惠帝崩高后用事私其家人誅魯親弱滅宗社弗神其鬼白馬之盟莫焉以王諸呂君侯及三三大臣實與聞之曰委曲苟遂以濟大幾今少主非先惠帝遺體親親負乘祿產實整其牙旦夕改社寡人眇小之區非敢以與宗廟大策唯君侯與三三大臣是希以微惠於高皇帝今者崑函之間有兵師焉云君侯將之以誅寡人寡人未敢信也寡人少不能知君侯嘗聞之先王言雍邱之起君侯實布腹心高皇帝削麻槁百十鄰死以有今日爵列通侯位至三事君侯所鄰死百十且富貴者為高皇帝而為呂后也今幸社稷之靈臣氏倒持太阿以授君侯君侯不蚤定計即不諱與三三大臣何面目見高皇帝於地下類陰大漸訖曰此嬰之日夜切齒而腐心者也敬與齊王連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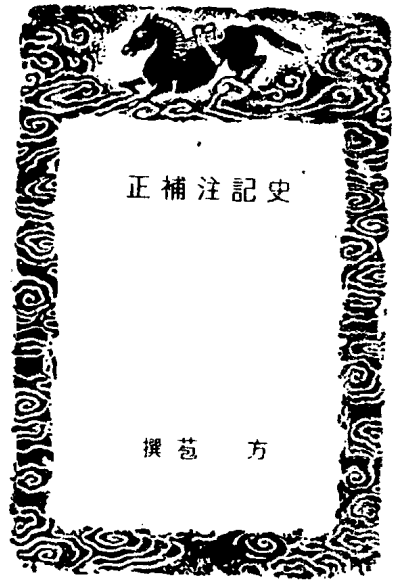
史記短長說卷下

三海山仙館藏書

淮南王之權辟陽侯也免冠詣北闕謝文帝以親親故不忍誅而怒不已也入見太后而請罪曰臣有弟不能訓而擅僭高皇帝之大臣臣不能屬司冠而寬之敢謝不遘太后曰帝毋忘高皇帝耶曰何敢忘曰帝亦知呂后之人彘戚夫人乎曰知之曰高皇帝而在也并能無人彘辟陽侯哉淮南王代帝而行高皇帝誅者何罪其連賜王冠

史記短長說卷下

番禺孟鴻光校



正補注記史

撰苞方

史記注補正

光緒二十年
廣雅書局刻

史記注補正

桐城方苞撰

黃帝紀

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爲多焉

與讀去聲言與事爲多也又或舉字之謬周官師氏職王舉

則從故書作與亦謂王與事

死生之說存亡之難

世傳警經皆黃帝與岐伯問難語存亡之難疑即謂此

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

羅列也翁羅謂日月星辰之總交辨水波土石金玉之性

質無不該備也

帝嘗紀

歷日月而迎送之

歷稽核而布列之也屈子歷情而陳辭莊子歷物之意月令

季冬命宰歷啣大夫至於庶人

其服也土

服與尚書有服在大僚罔或善壽於在厥服同義上古四民

不分三帝嘗則服用者皆士人也

帝舜紀

爲匿空旁出

舜於井中爲可以自匿之空而其空旁通可上出也

兩撫交趾北發西戎折枝渠度氏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島夷

索隱謂字缺少非也首以撫字該之下三方則直序其地而

西戎上不復重言其方耳

禹本紀

聲爲律身爲度稱以出

稱稱量也惟其聲之稱以出故高下疾徐應律也惟其身之

稱以出故動作成儀可度也

周本紀

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

文王無受命稱王之事歐陽公朱子辨之甚詳大史公蓋據

大雅有聲之詩文王受命而誤爲此說也其實伐崇斷虞芮

之訟乃方伯之職詩所謂受命乃受方伯之命耳其曰文王

史記注補正

史記注補正

則詩人所追稱觀其於文王稱王后於武王始稱皇王即此

可證受命稱王之說爲妄矣。王莽之篡劉歆輩竄經誣聖

以爲之徵至增康誥篇謂周公稱王或此篇亦爲所爲亂

今刪去之年稱王及改法度制正朔矣十一字辭義相承運

成無聞

我維顯服及德方明

顯服與尚書自服于土中同義言我思修明政事當及我德

方明四方歸往之日而大營土中爲朝會之地也

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虛

馬牛本徵之井甸者事畢縱釋之使所司各驗受而還也必

於野外者車徒至眾非城邑所能容也管仲素賞於秦舟之

野期軍士

以存亡國宜告

此隱括洪範而爲言也錄極禹與存亡之迹也九疇皆有國

者所宜用也

自爲質代武王

自爲質以身爲質於神也即書所謂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

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也

昔我先王世后稷

世后稷謂世爲農官也

王御不參一族

娶雖一國三女而進御之夕則不使一族之人偕所以養其

廉恥也

史記注補正

廉恥也

既筭而孕

內則十有五年而筭

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

忍出此語以正書傳之謬也公欲葬畢近文王之兆也書傳

乃謂公欲葬成周成王背公垂死之言而葬公於畢誤極

矣

素本紀

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槨以華氏死

蕞廉所自爲也茲雖報得石槨而紂已死無所用故蕞廉以

爲天奪紂已而寡言以取世耳

史記注補正

孟獻中衍
索隱以爲二人非也果一人則下其玄孫曰中滿當爲何人
之裔與蓋一爲名一爲號而並舉之猶逐族解郭翁伯之類
是爲宅泉根

正義以孟者居泉根而生衛父非也蓋宅泉根孟增別號耳
下泉根生衛父衛父生造父則人而非地明矣河西有泉根
縣則以泉根居之而得名耳

惡來革者
惡來其號而革其名或惡來其名而革其號也古有以一字
爲號者如張釋之字季是也

以女弟穆羸爲幽王妻
史記注補正

不曰后而妻蓋夫人嬪婦之類時秦僻陋故史以妻書耳
推當作推推維維者乘勝之辭時穆公見晉師得勝爭死以
推其鋒也

并諸小鄉聚
萬二千五百家乃周官六鄉六遂之鄉此并諸小鄉聚而爲
縣則非萬二千五百家之鄉明矣

伐楚取召陵丹犁臣
丹犁臣爲句言二國臣屬於秦也與下蜀相壯殺蜀侯來降
韓魏徐楚趙皆實從立文正相類據正義丹犁臣蜀爲句則
下云相壯不知何國之相且二國臣蜀亦無爲載於秦史

蜀相壯殺蜀侯來降
據九年伐蜀滅之十一年公子通封於蜀則秦所立也據此
年蜀相壯殺蜀侯來降則故蜀君也史記多一事而異書非
自相抵牾傳聞異辭未由得其真故並存而不廢

辭文以全受免
九年辭文來相秦十年免中間無受相秦事金受名別無
所見恐傳寫之誤蓋辭文以受金免而獲緩代相耳

攻魏取垣復子之
正義魏以蒲坂爲垣非也果爾則十七年不當書秦復以垣
易蒲坂皮氏矣

秦以垣易蒲坂皮氏
史記注補正

史記注補正

廣雅書局

十五年攻魏取垣索隱謂垣即蒲坂也復謂以垣易蒲坂皮
氏其說自相矛盾蓋垣亦魏邑秦既取之復以易魏之蒲坂
皮氏也前書取垣復子之而此書以垣易者疆場之邑一彼
一此攻奪無常不可悉書書以垣易則復取垣於魏可知矣
猶前書取魏皮氏而此書以垣易易蒲坂皮氏則皮氏復爲魏
取可知矣

秦始皇本紀
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
平準書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則民納粟拜爵
亦免徵發也

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
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
莫不如畫

畫當言對與較若畫一之義同
偷侯昌式矣成

獨不具姓疑秦之同姓也
與議於海上

崑山絕頂尚簡直無過誤之詞此等則妄言侮聖以驕其君
故備載與議者之名以見其敢爲不義不可沒也

僕射周青臣頌曰
尚書左右備僕戴記射人師扶左皆近臣而秦則合以名官
也

史記注補正
辨黑白而定一算句
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
下隱宮及送徒作阿房者共七十餘萬人也。蔣西谷曰玩
上下文不當插入下隱宮事蓋隱宮刑徒刑者七十餘萬
人分作阿房或作麗山也

寫蜀荆地材皆至
寫者多彼而置此也曲禮器之激者不寫。朱東潤曰寫之
義當爲傾詩曰我心寫兮

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
傳相告引他人乃得自除已罪也

使博士爲傳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弦歌之
史記注補正

史記注補正

廣雅書局

及行所游天下謂行游天下所歷之地皆爲詩以紀之也
飾省宣義
飾整齊也即下防隔內外禁止佚淫也省考察也即察其爲
奇報逃竄者宣義示以殺之無罪子不得母之義也

人樂同則
謂人喜法則之畫一也

二世本紀
不稱始皇帝其於人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
前稱平登金石刻詞當始皇時止稱皇帝今易世不稱始皇
則久遠之後如後嗣爲之也正義誤後不稱成功盛德上聲
謂使人疑後嗣所爲則不稱始皇之成功盛德也

史記注補正
下調郡縣轉輸穀粟芻藁皆令自備糧食
下令調郡縣轉輸穀粟芻藁以給當食者而轉輸之人皆自
齎糧不得食成陽三百里內穀也此謂以給京師之始古
者甸服粟米稷菽足以給官吏而不資於外師行糧糧芻藁
出於三甸而不給於官越境則資糧糧糶供於與國而不資
於內經費所以常裕也古法邊城自秦始而漢因之征敵
多經費常之無制度之過也

不穀于此
莊子天下篇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嚴注無憐憫也蓋
粗薄之義

囊括四海之勢
申六四括囊結其口而不出也此文囊括如囊之包括也
九國之師
上言六國所稱皆齊楚燕趙韓魏之臣也師言九國宋衛中
山亦開以師從六國也

魚爛不可復全
春秋梁亡傳魚爛而亡言自內潰也

項羽紀
呂馬童面之
以面向項王也舊注誤。蔣西谷曰面與值同史記夏侯墨
傳面燒樹馳漢書張歐傳爲涕泣面而封之皆作背字解
吾爲若德

史記注補正

廣雅書局

史記注補正

史記注補正

廣雅書局

言我自項使汝獻功受賞是為汝德也
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
種當作踵謂隨而迹之也

高祖紀

淮陰侯復乘之

左傳車馳卒奔乘晉軍蓋出其不意而推鋒以蹙之也

縣隔千里

言秦包河山之險四封之內壤地縣隔千里也齊地二千里
故云縣隔千里之外

呂后紀

高祖徵時妃也

戴記曲禮天子之妃曰后衛風氓詩序喪其妃耦並首配又
戴記哀公問妃以及妃則知妃者通上下而言義宜為配也

文帝紀

未有曠志

索隱曠者不滿之意與文義不協國策齊桓公夜半不曠
注曠快也漢書作慳亦快足之意

十一月望日又食

日當作月觀詔但言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可見并書月食者
以與日食同月也景帝後二年十月日月皆食亦并書
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讓
設者告首以陷之也

史記注補正

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

詔曰毋發人男女哭臨宮殿中當哭臨者謂羣臣命婦內外
宗也而景帝遂自短喪期誤矣

景帝紀

申屠嘉周亞夫皆以自卒書信乎此紀為緒少孫所補也大
史公書錄多直筆此類不宜曲諱

三代世表

稽其歷譜謀

十二諸侯年表序歷人取其年月譜謀獨紀世諡則此稽歷
與譜謀也

于是以五帝繫謀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為世表

六三十一十四

疑世紀亦古書名蓋五帝繫謀及尚書所載五帝三代事其
略故并集世紀中黃帝以來及和世六為表也
六國年表
然世異變成功大

言秦取天下雖多暴然世變既與古異而秦混一海宇革古
制法功力甚大

傳曰法後王何也
篇首六史公讀秦紀必秦紀傳中言秦制可法後王語故引
而釋之也漢興一踵秦制故曰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
而易行也

漢興諸侯年表

而內地北距山以東

北當作比其外接胡越而內地比大距山以東也與下漢郡
八九十形錯諸侯間大牙相隨正對

高祖功臣年表

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
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親乎

漢武以列侯莫求從軍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還不敢斥言
其過故微詞以見義言古之道篤於仁義以安勳舊而今任
法刻削不同於古帝王殊禮異務各以自就其功緒豈可混
而一之乎刻武帝用一切之法以侵奪羣下而成其南誅北
討之方也

惠景間美者年表

當世仁義成功之著也

仁義之著謂追修高祖時遺功臣及諸侯子弟若肺腑外國
歸義討者成功之著謂從代來及吳楚之勞

禮書

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眾豈人力也哉

言禮為洋洋美德其宰制萬物役使羣眾皆天理之自然豈
人力所強設哉役使羣眾者有禮而羣眾為所運動也

仲尼曰自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
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

於諸侯之尊墨魯兼禮之國也於大夫舉管仲賢大夫也

史記注補正

雖不合聖制其算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于高祖光有
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

秦人以私意背天理故不合聖人制禮之意其算君抑臣即
所謂不合聖制者而儀法則依託於古稱其朝廷濟濟以漢
襲秦故不敢斥言其非也

樂書
於樂府習常肄舊而已

叔孫通制宗廟樂舞皆因秦舊事詳見漢書禮樂志

律書

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

倍其實三其法即所謂三分損一也四其實三其法即所謂
三分益一也

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

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

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

實如法者即以法之數除實之數也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
七為實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法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為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之九倍故得九寸

神生于無形成于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
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成形而未類或同形而不同類類而可班類
而可識聖人從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
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情核其華道者明矣

史記注補正

非其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
受之而不能知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
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

神者樂之精華所以動天地感萬物之實理也生於無形者
大虛之兩端也成於有形者播於樂器然後發生而神寓也

數者十二律三分損益之數也播於有形之樂器然後其自
然之數一一形見而成宮商角徵羽之聲也神使氣者以天
地之神而運於人之氣也氣就形者以人之氣而就乎樂器
也凡音之高下疾徐皆以人氣之大小緩急調劑而成故曰
就也既播於有形之樂器則其理如物類之羣分而有可別
矣方其未播於樂器初無宮商清濁之可別所謂未形而未

六四三二七

類也蓋播於樂器則鐘磬管絃凡同形者音必相似所謂同形而類也然雖同形而類而一器之中其音之清濁高下又各自有別類而可班者制器而可別其度也類而可識者審音而可識其分也凡此皆天地陰陽之理自然而有別者也聖人知天地之理而識其所以別者故能從有以至未有而得細於氣微於聲者所謂神也者器數之既形也未有器數之先故從有以至未有然後可以探聲氣之本而得其神也然聖人雖識天地之神而苟無以存之聖人不能用也故制為器數以存之則其理雖微必必因器數而各效其情矣效者三也情者實也華者器數之形道者神理之理也核

史記注補正

其器數而無差忒則神理之運亦可得而明矣非天地之神本具於聖人之心而作律之聖人又乘其聰明之獨擅以核平器數之分豈能存天地之神而使聲氣之實理各效於器數之中哉聖人辨器數以著聲音之實理所謂成形之情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鼓物故神之去來物之長旺衰焉而物常受之而不能知如雷聲知勝負而勝者負者不自知也審樂知興亡而興者亡者不自知也而其情畢效於聲樂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故設為器數而神亦於是乎存其欲存之者聖心聰明之所寓也故莫實焉

麻書

運算轉麻

算密則天度不失故必運算乃能改麻也

以理星度未能廢也
古卜筮之官名詹尹似有占驗符合之義觀下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可見
蓋聞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

此詔書中語合而不死即封禪書所謂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三百八十年而傳登於天蓋方土之誕語也合者至日適與朔旦合也名察者五星二十八宿之名於是而辨也度驗者其宿離遲速之度皆可驗也定清濁者即下所謂氣復正羽聲復清也起五部者即下所謂黃鍾

史記注補正

為宮林鐘為徵太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也氣者在天之節氣也物者十二律之管也建氣物分數者惟知其消息損益之分數然後能立十二管以應十二月之氣也今日順夏至

至當作正即麻書所謂日辰之度與夏正同也

名復正變義難通豈謂五正聲二變聲之名皆復其舊與以至之至疑當作甲

天官書

中宮天極星

中宮即中垣紫微宮天極即北極天之樞星也第一前星第一赤色明盛者紫微即帝星第三星第四星第五星第一極

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

其一明者今謂紫微太一居垣外與天一相近

旁三星三公

三公距黃道甚遠無金火守之之理注誤○躔西谷曰或金火之流星

後句四星未大星正記餘三星後宮之屬也

今所傳句陳六星大者為第三並天潢為七即後句四星餘三星也別有四輔星居極旁微小

環之匡焉十一星潘臣皆曰紫宮

史記注補正

環衛十二星乃紫微宮垣星宋均謂十二宮中外位各定總謂之紫宮非也

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五星曰天格

案槍在紫宮之右格在左疑傳寫之誤詩禮云在杓左右益誤矣

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殿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

以斗所宿建月故曰建寅東北方也指寅者以正月而言

輔星明近輔臣親強斥小疏弱

恆星不移從正義謂與斗近與斗遠非也蓋明則視之似近暗則斥小耳

左角李右角將
左角右角東宮角宿也石氏云左角為天田右角為天門誤匡衡十二星藩臣
陳星十二在太微垣外索隱誤
門內六星諸侯
今以三星為三公三星為九卿
月五星順入軌道司其所守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刑皆羣下從謀也
出謂自大微庭過五帝坐而東也所守謂將相執法羣位守者留而不去也犯者獵其旁也一度內始為占中坐五帝坐之中一星也以所犯命之者凡所犯各以其星所主命其禍

災也惟犯中坐成禍災之形尤大即羣下從謀其上也其犯旁四坐禍災亦大於他星但不若中坐之甚耳
火入星金兵水水
舊以水字連下句非也火入五潢則星金入則兵水入則水耳
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
此星中原常不見五嶺以南始見本文及注皆誤
入軍軍起
入軍羽林天軍之環域也
營室為清廟曰離宮闕道
室二星在闕道六星下故曰闕道營室離宮六星夾室宿為天子行宮
蓋失者割出虛星虛星縮以其全命圖
五星之行風縮有常度精麻算者能預推占麻於此法或未詳也或風或縮以其所舍止星變命其所值之圖○歲星自有行度古麻未密以日月之行度揆之是以時見風縮其失次舍以下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格
天格天機天槍名見恆星中今日歲星所生則非恆星也又皆定以丈尺不知何據
災感災或為劫亂殘賊疾喪傷兵二字術
其人守犯太微軒轅室主命者惡之
命令所從出者天下則天子一國則諸侯也軒轅主後宮太

史記注補正

史記注補正